



八月之星

生命中层层
的阻碍
只会让我
俩的心更加靠近

爱上八德

艾佟

台湾

443/2
AS



爱上八德

艾佟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晓 涛

封面设计:文 苑

水晶之恋系列

爱上八德

(台湾)艾 佟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ISBN 7-204-03242-8/I·557 定价:9.80元

楔 子

一间占地二十坪的私人办公室里，挂着一幅手执杨柳枝戏水的天使像。雪白晶莹如风似的薄翼在阳光下显得有些空幻，好像肉眼错把白羽看成金光而头上的光圈也被淡化了。

他站在画前细细端详这幅陪伴了自己近五年的画像，每次一有忧心躁之事，只须抬头望着她那无邪纯净的笑容，彷彿一切的思绪都不再是灰色。

她很美，但这不是他喜欢这幅天使画像的原因，更不是因为她柔薄柳的风情，而是她眼底那份真情，那份属于人间儿女的爱嗔娇斥。

这让他感动，因为人间不只有情，也有坠尘天使。

仔细凝睇，天使纯真的笑容里，有一抹轻掩的慧黠。

第一章

铃……铃……

清晨的闹钟在空旷无垠的教练场响起，惯于早起习武的方家七德精神抖擞的喝拳踢腿，不长破晓时分的寒气。

“八德死到哪去了？”方井生宏亮粗哑的声音高吼着。

“还能到哪里去，一定还赖在床上爬‘枕头山’。”七德——方天好笑的消遣着方家老么。

“错了，她在和周公的女儿比赛谁比较会睡。”六德——方天义一表正经的摇着头纠正。

“你们可不可以少说两句，小心咱们家的小火球爆炸。四德很有同胞爱的提醒他们。

壮硕结实的方家大家长方井生不耐烦的挥挥手说：“你们这些做兄弟的是怎么教妹妹的，太阳都快晒到屁股了，还不知道起床。”

爱上八德

七个方家兄弟很有默契的抬头一望天，他们心里一致怀疑父亲是否犯得老年痴呆症，现在明明是太阳初升之际，是正常人才刚要起床的时间，甚至有可能是别人刚刚下班的时刻。

“爸，八德刚放暑假难免贪睡，你就让她多睡一下。”二德——方天孝知道这小妮子发誓要睡“过”暑假。

“二哥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，早睡早起身体好，况且咱们方家开的是国术馆又不是养猪场。”五德——方天信一早被挖起来很不爽，理所当然的想拖个人下水。

四德——方天爱打了个哈欠抓抓头皮道：“有福同享有难同当，‘八德’理应要同心。”他心里咕嘟着，好不容易放个假回来，本想好好的补眠，睡他个三天三夜，谁晓得老头子哪根筋不对，一大早便吹起床号，害他顶了两个“乌青眼”，活像稀有动物熊猫。

“我也认为该叫她起床。”三德——方天仁一脸奸笑，谁教那小鬼偷玩电脑游戏，害他的电脑差点被她玩到当机。

方井生看看像七棵高耸大树的儿子们，眼睛半眯着问：“谁要去叫八德起床？”至少他这个父亲还想多活几年。

“大哥。”兄弟们用一副很“尊敬”的眼神向一旁正在练拳的方家老大方天忠，异口同声的说。

爱上八德

方天忠感到背脊一凉的瞅着不怀好意的弟弟们。“你们还算是兄弟吗？这种要命的差事居然叫我去做。”

方家八德分别是忠，孝，仁，爱，信，义，和，平，中间一律以天字为名，而且每个孩子都相差两岁，而“八德”只是他们之间亲昵的称谓而已；也许有人会问，这是否是方并生故意设计好的，其实不然，一切都是巧合，巧合而已。

“你是大哥嘛！”只有这个时候，他们眼中才有大哥的存在。

“你们少打哈哈，想推我入火坑，门都没有。”你们算盘打得可如意，我只有一条命而已，方天忠在心里的嚷着。

“什么推入火坑，多难听呀！”为什么不干脆就说逼良为娼，方天信在心里嘟囔着。

“大哥呀大哥，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你认命吧！”方天仁很同情的拍拍他的肩膀。

“你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谁教你要早投胎。”方天爱没有手足之情的推他上断头台。

拨开一群猴子手，方天忠脸一扒。“既然我是大哥，那么我命令……”他在兄弟群中扫了一下。“三德去叫八德起床。”

方天仁恐慌的连连挥手。“大哥，你这是在迁怒吧？大不了我把你的磁片还你就是了。”方天仁前几天使了个小

计策，把方天忠研发中的游戏磁片骗上手，害他无法及时推出上市，差点挨老板刮一顿，幸好他脑筋动得快，临时拐了一个弯复制了一张磁片，不然可得绞尽脑汁再设计一个新游戏。

“你留着哄八德吧！”他双手抱胸，一点也不同情方天仁的处境。

“既然如此，就让三哥去。”方天义自觉此等重责他无力担负。

“我也赞成三哥去叫八德。”总比自个死得好，方天和暗忖道。

“没错，王德是最好的人选。”方天孝的眼中有抹窃笑。

“三哥，能者多劳，你就为方家下一次地狱吧！”方天爱一开口就挨了个爆栗子。

“你们这群没义气的兄弟，我今天算是认清你们的真面目。”方天仁恨得牙痒痒的，死瞅着这群倒戈的兄弟看。

“三德，就你去唤八德起床。”方井生怕儿子们推来推去会推到他头上，赶紧把这替死鬼儿子推出去。

“老爸，你不公平。”他不服气的望向方井生，埋怨大家推他当炮灰。

“哦，老爸的话你敢不听？”方井生板出一张威严的脸

爱上八德

令人生畏。

“是，老爸。”方天仁只好垂头丧气的走向“火药库”。

“王德，你幸运中奖。”逃过一劫的方天忠，在他背后扬手。

“三哥，小心她的无影脚。”同情，无限的同情，方天信幸灾乐祸的说着大家都知道的秘密。

“保重，三德。”身为父亲的方井生也只能说出这一句话。

方天仁回头狠瞪了他们一眼，遂爬上二楼的“军事重地”。

“希望三哥能全尸而返。”方天义同情的说。

他的话正是大家的心声，不过，“轰！”的一声兄弟们纷纷赶紧做鸟兽散，各自在教练场一角拉筋疏骨，当刚才的事没有发生般继续他们一早的功课，完全不顾兄弟的死活。

云

云

云

二楼向南的小阁楼里，窝着一具圆滚滚的不明物体，无头无足只有一团“棉被饺”，若不是德被上近轻微的起伏着，简直没人知道这“棉被饺”里还活有生物。

一只小小丑不拉几的狗儿，和它的主人一样，窝在小

爱上八德

小的碎布堆里，完全不知道有条黑影摸了进来，安然自得的打呼着，狗真的会打呼，而且方家的更是一绝。

“天呀！好命的狗，跟妳妳主人一样。”方天仁小心的跨过翻肚仰躺在地板上的小黑犬贱贱。

床上的“小山丘”依旧的我，丝毫不曾察觉有外敌侵入，仍维持着一贯的睡姿。

“八睡，八的，该起床了。”方天仁隔着一脚之遥，轻轻的唤着床上的小懒猪。

好吃的炸鸡块，冰淇淋和特大杯的可乐，外加一块刚烤好的奶油蛋糕……八德——方天平在梦中床着舌头的笑，两只手正考虑要从哪样美食开始下手时，一只蚊子不停的在她耳边嗡嗡飞着，扰得她心烦，小手在痒头上一抓一折，顿时一阵里哀号声吵得她想揍人，而的在一瞬间好吃的东西全消失在她眼前，为此的更火了。抱着棉被半醒着下床，朝里号声的方向跟翻了数下，直到恢复宁静后，她才满意的抱着棉被倒床而睡，看能不的再大吃一顿。

“好……好狠的八德，存心要我的命。”方天仁揉揉乌青的手脚，幸好他从小练武，要不然正常的人哪堪她这要命一踢。

“三……三哥，你还好吧？”方天和掩着嘴忍笑，他是倒楣被点到名来看战况惨烈到何种地步。

“还没死，，不过快了。”他没好气的瞥了这个看热闹

爱上八德

的小弟一眼，突然心生一计。“七德，去拿盆水来。”

“水?!三哥，你不会想以水来攻她吧!”他口中虽不赞同，但身子却自动到浴室里端来一盆凉飕飕的水。

“嘿……这叫报复，谁教她出手那么重。”搞不好得了内伤，待会儿要找老爸看看，他在心中忖道。

“喏!拿去，小弟我不想当帮凶。”八德悍得要命，活脱脱是母老虎转世，方天和可不想惹到她。

方天仁以兄长的口吻命令小弟。“等会儿，我一掀开棉被，你立刻就把水当头浇下去。”有事弟弟服其劳，他暗自佩服自己的计策。

“浇!?我?三哥，小弟年纪尚轻难堪大任，这等大事还是你自个儿来吧!”方天和赶紧把脸盆交给满脸“豆花”的三哥。

“脆小鬼，你怎么当人家七哥?一点担当也没有。”方天仁看着没啥重量的水，但双手竟有如千斤重。

“八德从来没当我是她七哥，而且上有六位兄长，还轮不到我担当。”方天和自认辈小言轻。

“你……哼，孬种，我自个儿来，你负责把棉被拉开。”他在心中骂，这该死的小鬼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好吧?”考虑良久，方天和决定一掀开棉被就逃难去也，他估量着床和门的距离。

方天仁等着他把棉被掀开之际，准备一头把水浇下

爱上八德

去，然后将此等滔天大罪栽赃给小弟，可是人算不如天算，他一个不小心踩到贱贱的尾巴。

一时之间鬼哭神号，方天和才刚摸到棉被掀开一角，露出个方天平黑色小脑袋，方天仁却连人带盆被贱贱吓到，趴在床上，忽然一记有力的上勾拳挥至，他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人已经半贴在墙壁上。

“三……三哥，你还活着吗？”方天和小心翼翼的绕过牙咧嘴的恐怖贱贱，在方天仁跟前挥动着手。

“哎……哟……我的肋骨。”这是现世报吗？警告人不能心存恶念，方天仁勉强挺直身子。

方天平坐起身揉揉眼睛，没睡饱的她火气可不小。“三德，七德，你们吃撑了没事干不会去死呀！我这里有条尼龙绳可以借你们上吊。”

“这事和我无关，你一定要找对仇人。”方天和连忙撇清罪嫌。

“三德，那你怎么说？”方天平狼狈的甩甩头，半湿的头发正滴着水。

“那……那是老爸的错，是他噢……命令我来叫你起练武。”方天仁把一切推给老爸，反正全是他的错。

“老爸叫你用水泼醒我吗？”她不相信父亲这么“恶质”。

“噢！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会赖床，非常时期

爱上八德

得用非常方法呀。”他把一张“释迦脸”移近方天平；盼能唤起她一丝怜悯之心，表示他已受到责罚。

“现在是放暑假耶，老爸他脑袋坏掉了？而且现在才……”她斜瞟了眼手上的表。“中原标准时间六点二十五分零七秒整。”

以一个正常人的标准来说，的确是太早了，假如果是以一个习武者的标准那就太晚了，他们一向是正点起床，不过那是多年前的规矩，现在他们“八德”能在早晨六点起床已是天大的奇迹了。“难得咱们‘八德’到齐，老爸八成是想重温旧梦。”方天仁说道。

方天平目前就缸中部一所女子中学，平时只有放假才会回家一聚。而方天义，方天和分别是大四和大二学生，每天忙得几乎连暑假都见不到人。方天信正在服兵役；方天爱是模特儿，目前正在发行他的第一张唱片，风评不错；方天仁是一所高中的体育老师兼国术教练；方天孝在自家式馆当教练，在地方上颇获好评。

而方天忠是某家电脑公司幕后的股东之一兼程式设计师，专门研发时下流行的游戏磁卡。虽然名为股东，但实际上常受好友兼老板“压榨”，苦哈哈的窝在电脑前吃泡面；至于方家大家长方井生，当然是方氏国术馆的馆主，桃李可谓满天下，可说是人见人畏的大人物，偏偏他自个儿生的八个孩子却没有一个怕他。

爱上八德

“老爸他昏了头，你们干嘛瞎起哄？”早晨的风带点寒意，方天平说完无可奈何的下床换掉湿衣服。

“没办法，他是老爸嘛！”方天和倚在门边看着小老么换衣服，丝毫不觉得不妥，心想，她的裸身倒是挺有看头的。

方天平简单的套上衬衫，短裤，回头看见两位兄弟兴奋的眼神，不由得恼怒起来，“你们看够了没？”

“啧啧啧，八德，你真的长大了。”方天仁捂着嘴说，心中却遗憾的想，身材，外貌虽是长大了，可是脾气……

“去你的，三德，把你的邪笑给我收起来。”她不在意的在他的淤青处再补上一拳。

“你想谋杀亲兄呀！一点也不倒女孩子。”方天仁随著伤处轻呼。

“她哪里像个女孩子，除了颈部以下的身子。”方天和以不可救药的服扫瞄方天平全身。

“我同意。”方天仁和他站在同一边。

“你们那是什么眼？本小想可是荣获全校是受欢迎的偶像榜首耶！，真是狗眼看人低，她瞎骂了句。”

方天仁很不屑的说：“那是因为你们学校是女校，难得有个干男生在里面。”

“谁教你把罗密欧歌演得子，害得她们心儿痒痒。”方天和不怕死的补充这致命的一点。

爱上八德

“你们……太可恶了，我要宣布和你们脱离手足关系。”暴力的方天平不忘一人各送一拳。

“请便，那正是我们的心声。”方天仁说道。

两兄弟敏锐的接住她挥来的一拳，他们身上的伤处已经够多了，不需要再添上新伤。

“哼！不与虫蛆蚂蚁为伍。”方天平潇洒的撩撩短又薄的发丝，她两道英气迫人的浓眉和略带阳刚气的个性，常被人误会是个俊俏的小男生，连她的七个兄弟都当她是小弟，没人当她是妹妹；再加上她在学校里一向作风豪爽，不拘小节及常常保护弱小的形象，所以每当校内有戏剧表演时，就常被同学选作男主角。像高一只演了一场罗蜜欧与朱丽叶的戏，她马上就成为全校女生迷恋的偶像，每天光收情书、巧克力和零零碎碎的礼物，就教她头大。

“很不幸的，咱们是同生，小姐虫。”方天仁不客气的往她背上一拍，丝毫不因为她是女孩子而放轻力道。

“哦！原来咱们是虫蛆蚂蚁类，难怪尽往朽木，枯叶堆里窜。”方天和搭上方天平的肩膀故作恍然大悟状。

“啊——两个疯子。”方天平仰天大吼一声，甩开方天和的手，“贱，下楼了。”她不再理会那两个缺德哥哥。

“汪汪！”贱贱似乎听得懂人话，朝方天平低吠了两声，随即跟从她的脚步下楼，仰着头的姿态就和它的主人一样嚣张。

爱土八德

看教练场一排早课的学生正跟着方天孝，练习着前些日子教的招式，个个声音宏亮不畏寒，方天平不由得佩服他们的好耐性，年纪都一大把了还舞刀弄枪。

“小师姑，早呀！放假了。”一位七旬老者，笑容满面的对她打着招呼。

“是呀！刚放暑假。”方天平有些不好意思的回礼，毕竟他的年纪老得可以做她阿公了，居然还称呼她小师姑。

“师公的福气，八个孩子都长得这么‘将才’。”老者对着方井生说，觉得教人好生羡慕。

“哪里！哪里，随便生生而已！”方井生虽是笑在心里，但脸上却装着一副没什么的表情。

八个兄妹一听差点跌倒，什么叫随便生生，明明暗爽在心中，还假惺惺的把他们当成好像随手一捡就有的垃圾。

“老爸，随便生生也要怀胎十月，你以为是母鸡下蛋，噗！一声就有了。”方天平没大没小的揽着父亲的肩头说。

“八德，你愈来愈不怕我了。”方井生佯装生气的看着那只古铜色的小手。

“不是愈来愈不怕，是根本不怕。”她把头枕放在他肩头，很不淑女的大打了个哈欠。

爱上八德

“老爸，你要拿出男人气魄，好好管管她，不然她会爬到你的头上。”方天爱袒护着父亲。

方天平杏眼一瞪。“人妖，你闭嘴。”

“你居然敢叫我人妖，今天不好好教训你就枉为人兄。”他卷袖子一副要找她拚命的样子。

“四德，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，八德刚得到全国武术比赛冠军？”方天孝一面指导学员，一面不看好的提醒他。

“噢！全国武术冠军？这……所谓习武志在强身，这次我暂且放过你。”开玩笑，他连全县冠军杯都拿得很辛苦，哪敢和她这恐怖分子比。

“四哥，打不过就说一声，咱们兄弟心知肚明，不会笑话你的。”方天信存心挑动他们来场狮虎相斗，因为他当兵太无聊了，心想不如看场手足相残的人间大悲剧有趣得多。

“三德，你的功夫底子深，而且受了伤还有国家养你，不如你来吧！”方天爱非常干友爱的让贤。

方天信哑嘴的讪笑，他还想活着回部队，于是道：“军法有令，军人不得在休假时擅自打架闹事，而我是个好军人。”

“噢！怕死就说一声，借口那么多。”准备看热闹的方天义嗤鼻以讽，害他错失摇旗呐喊的机会。

“六德，你皮在痒是不是？要不要看管我的拳头有多

爱上八德